欧盟成员国民主倒退的制度机制

匈牙利与波兰的比较分析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政治学研究期中报告基础稿

研究时段为 2010 至 2023 年。匈牙利以 2010 年后为观察起点，波兰以 2015 至 2023 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时期为重点；2023 年末用于观察选举更替与欧盟政策反馈。本文讨论这一历史阶段的机制与差异。

摘要

匈牙利与波兰均于 2004 年加入欧盟，却先后出现司法独立受损、公共媒体政治化与行政权扩张。本文结合结构化比较与关键事件分析，考察两国执政党如何将选举胜利转化为对监督机构和政治竞争规则的控制，并评估欧盟法治工具的约束范围。分析认为，能否取得修宪多数，影响执政党改造制度的可用手段与覆盖范围；司法、媒体与选举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则使一次选举获得的优势可能延续到后续竞争。匈牙利的修宪多数便利了跨领域的制度重构，波兰执政党缺乏修宪多数，主要通过普通立法和人事安排推进权力集中，至 2023 年仍面临能够实现执政更替的政治竞争。欧盟法律与资金工具可以推动部分制度纠偏，其效果应通过具体改革及执行情况判断。局部合规与整体民主恢复之间，仍有需要分别检验的距离。

关键词：民主倒退；行政权扩张；制度制衡；欧盟法治条件性；匈牙利；波兰

一 研究问题与比较范围

欧盟以民主、法治与人权作为成员资格的重要条件，入盟审查也曾对中东欧国家的制度改革产生约束。因此，成员资格与民主倒退同时存在，提出了一个值得解释的问题：以入盟审查为基础的外部约束，为何未能阻止成员国内部的权力集中？匈牙利与波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两个具有共同区域背景、却存在制度差异的案例。

本文将上述问题进一步分解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国内层次考察，执政党掌握不同程度的制度改造权时，会如何改变监督机构，并影响后续政治竞争。欧盟层次考察，外部监督通过何种程序介入，能够推动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足以支持民主恢复的判断。两层分析共同回答欧盟成员资格为何没有自动转化为持续有效的民主保障。

案例选择具有若干可比基础：两国均经历 1989 年后的政治转型，2004 年加入欧盟，并在 2010 年代出现执政党推动的司法与媒体制度变更。比较围绕相同问题展开，即执政起点的议会权力、制度改造手段、监督机构变化、选举竞争条件和欧盟政策反馈。这样的设计能够检视两条倒退路径及其机制；由于两个案例均发生倒退，本文对其他成员国为何未发生同类变化不作一般性因果推断。

二 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民主倒退与行政权扩张

Bermeo 将民主倒退界定为国家主导的、对维系既有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削弱或消除，并指出行政权扩张和策略性选举操控在当代倒退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1] 这一概念的分析单位是制度变化的过程。政党上台、政策保守化或政府支持率上升，本身不足以构成民主倒退的证据；需要观察监督行政权、保障公共讨论和维持政治竞争的机构是否受到持续削弱。

本文据此关注三个方面：法院能否独立审查政府行为，媒体能否提供多元信息，以及反对派能否在具有实际竞争性的选举中争取执政。三者的变化使民主质量的下降能够通过具体机构及其运行得到观察，并将政策立场变化与政体变化加以区分。

法律形式与制度控制

Scheppele 关于威权法制主义的研究，解释了当选执政者如何借助选举授权、修法与组织改造，削弱限制自身权力的宪政安排。[2] 对匈牙利与波兰而言，这一视角的价值在于揭示法律变更之间的累积效应：单项改革可能以效率或制度更新为理由提出，多项改革叠加后，却可能改变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

需要区分程序形式与法律评价。通过议会表决的措施仍可能违反宪法或欧盟法；涉及司法任命和法院裁决执行的争议，也不能概括为全部符合既有规则。因此，本文使用借助立法与人事安排削弱制衡这一表述，并依据具体机构的权限和实际独立性判断其后果。

欧盟约束与成员国内部政治

Kelemen 关于欧盟威权均衡的分析，将成员国内部的权力集中置于欧盟政党政治、资源分配与跨国制度联系之中。[3] 这一研究提示，欧盟成员资格带来的监督与资源供给可能同时存在。评价欧盟作用，需要考察不同工具的启动条件、作用对象与实际反馈。

结合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一条用于组织证据的机制链：选举胜利带来议会控制；修宪能力或普通立法权决定可采用的改造手段；法院、媒体等制衡机构受到干预；监督和公共竞争条件随之变化；执政优势因而可能延续。欧盟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介入，通过裁判义务、政治压力或资金条件提高特定措施的成本。

这条机制链形成两个可以与案例事实对照的预期。其一，掌握修宪多数的执政党，更容易把改革推进到宪制层面，并使不同领域的制度变更相互配合。其二，缺乏修宪多数会限制可用手段，但普通立法和人事权仍可能造成严重的制度侵蚀。修宪能力由此影响制度改造的路径；政治竞争能否继续产生执政更替，则还由反对派组织、媒体环境与选民动员共同塑造。

三 匈牙利的跨领域制度重构

2010 年，青民盟与基民党联盟取得国会三分之二以上席位，具备独立推动宪法变更的议会条件。Scheppele 的研究指出，这一多数使执政联盟能够在首个任期内重写宪法并大规模修改法律，同时干预司法、媒体与其他独立机构。[2] 2011 年通过、2012 年生效的新《基本法》，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节点。[4]

修宪能力的作用，在于扩大执政党可以改变的规则层级。执政联盟既能够调整普通政策，也能够修改约束政策制定者的制度安排。法院组织、人事任命与权限变化，又会影响后续立法遭遇审查时的约束强度。媒体治理与选举规则的改变，则进一步影响反对派接触公众和争取选票的条件。不同领域由此发生联系，制度重构的后果超出任何一项法律的单独效果。

这一过程持续多年。Scheppele 指出，宪法法院即使在成为早期目标后，也经历了数年的控制过程。[2] 权力集中的后果，在反复立法和人事更替中逐步累积，修宪多数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

到 2022 年，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对匈牙利选举的评估，仍承认候选人提供了不同政治选择，同时指出竞选缺乏公平竞争条件，执政联盟与政府的信息传播及活动广泛重合，媒体报道偏向限制了选民获取信息的机会。[5] 这一观察说明，正式选举持续存在，可以与竞争条件受损并行。本文据此判断制度重构对竞争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将具体选举胜负与全部制度后果区分开来。

四 波兰的普通立法与机构控制

2015 年，法律与公正党获得众议院 460 席中的 235 席，拥有绝对多数，足以单独组织政府并推动普通立法，但未达到修宪所需多数。[6] 这一差异构成与匈牙利比较的制度起点。波兰执政党主要通过普通立法、人事任命及对机构运行的干预，推进对监督体系的控制。

宪法法院争议是这一过程的早期环节，其后改革扩展至最高法院、国家司法委员会和普通法院。欧盟委员会 2017 年启动相关程序时，列举了多项司法制度变更，并认为它们对司法独立与权力分立产生了累积影响。[7] 这些事实表明，缺少修宪多数仍可与广泛的制度侵蚀同时出现。

最高法院退休制度提供了一个可以具体追踪的例子。2017 年通过、2018 年生效的法律将最高法院法官退休年龄降至 65 岁，并适用于在任法官，同时赋予总统延长任职的裁量权。欧盟法院于 2019 年在 C-619/18 案中认定，相关规定违反欧盟法中的法官不可罢免与司法独立原则。[8] 这一案例既显示普通立法能够改变法院人员构成，也显示欧盟法律工具可以对具体措施形成约束。

2023 年选举则为剩余政治竞争提供了观察窗口。欧安组织的报告同时记录了公共资源滥用、公共媒体偏向，以及反对派仍可自由竞选、多元政治选择仍然存在等事实。[9] 法律与公正党在选后失去组建多数政府的能力，由原反对党组成的新政府于 12 月上台。[10] 这说明选举问责在该时点仍然能够产生实际结果。

上述结果显示，司法和媒体制度受到侵蚀期间，波兰仍保留了足以实现执政更替的竞争空间。竞争空间与反对派协调、社会动员如何共同发挥作用，是解释此次更替的重要机制；选后的制度修复，则需要进一步考察司法任命、法院权威与公共媒体治理的实际变化。

五 两国比较与机制判断

比较维度	匈牙利	波兰
关键执政起点	2010 年执政联盟取得修宪多数	2015 年 PiS 取得绝对多数，未达修宪多数
主要制度手段	新宪法、后续修宪、普通立法与人事安排	普通立法、人事安排与机构运行干预
制衡变化	跨司法、媒体与选举规则的长期改造	司法控制与公共媒体政治化持续推进
竞争环境证据	2022 年观察报告指出缺乏公平竞争条件	2023 年观察报告指出竞争仍在，但存在执政优势
截至 2023 年的观察	执政优势已在多个制度领域得到巩固	反对力量能够通过选举实现执政更替

比较支持的主要判断，是修宪能力影响了制度改造的层级和范围。匈牙利能够同时处理普通法律与宪制规则，波兰则更多通过既有宪法框架下的立法和机构干预推进改革。两国均出现司法与媒体独立性受损，说明修宪多数并非民主倒退发生的必要条件。

后续结果需要沿着竞争机制继续解释。法院受控会影响争议解决，媒体偏向会影响公共信息，选举规则会影响政治资源如何转化为席位。它们共同改变在野力量竞争的条件。波兰 2023 年的更替与匈牙利 2022 年的竞争评估，为观察这一机制提供了不同侧面的材料；两次选举发生于不同年份和执政阶段，本文不据此计算倒退速度，也不把选举结果的差异全部归因于初始席位结构。

六 欧盟政策工具及其约束边界

第七条程序的政治门槛

《欧洲联盟条约》第 7 条包含不同阶段。第 7 条第 1 款下，理事会经欧洲议会同意，以五分之四多数认定存在严重违反共同价值的明显风险；第 2 款下，对严重且持续违反的认定，需要欧洲理事会一致同意，被审查国不参与相关表决；第 3 款下，中止部分成员权利的决定由理事会以特定多数作出。[7] 高一致性门槛集中在第 2 款的认定环节。

欧盟委员会于 2017 年对波兰提出第 7 条第 1 款程序，欧洲议会于 2018 年对匈牙利采取相应行动。[7][11] 成员国之间的政治支持与高一致性门槛结合，会提高程序进入后续阶段的难度。这一政治约束的实际强度，还取决于其他成员国立场及相关机构能否组织起足够支持。

司法与资金工具的具体作用

侵权诉讼把争议措施转化为法院可以裁判的法律义务。波兰最高法院退休年龄案说明，这条路径能够对具体司法制度安排产生约束。[8] 其直接效果可以通过有关法律及执行变化观察，整体制衡体系的恢复则涉及更广泛的机构运行与权力关系。

资金工具同样需要区分法律依据。2022 年 12 月，理事会依据预算条件性机制，决定暂停匈牙利三个凝聚政策项目约 63 亿欧元的预算承诺；该机制针对影响欧盟预算及财政利益的法治风险。[12] 它与复苏和韧性基金的改革里程碑、其他欧盟资金的拨付条件，各有不同的审查依据。

2023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认为匈牙利在司法独立方面满足了有关横向有利条件，允许其开始申请报销最高约 102 亿欧元的相关支出；同一公告仍维持预算条件性措施下约 63 亿欧元的暂停安排，并指出其他条件尚未满足。[13] 这是对政策效果作分层判断的重要证据：特定司法改革获得认可，与其他领域风险持续存在，可以同时发生。

据此，资金条件可以为具体改革提供激励，政策评价应继续追踪改革是否实际执行、能否持续，以及是否改善政治竞争。资金约束的成效，需要结合条件设计、执行能力和成员国的政治反应衡量；局部拨款决定与整体民主状况，则对应不同层次的评价对象。

七 结论

匈牙利与波兰的经验表明，入盟时满足政治条件，无法自动保证成员国此后的制度制衡持续有效。执政党能够借助选举产生的议会权力干预监督机构，并通过法院、媒体和竞争规则之间的联系，延续自身的政治优势。修宪能力影响这一过程采用的手段与覆盖范围，剩余竞争空间则影响选举问责能否继续产生实际结果。

两国比较支持一项有范围的制度解释：匈牙利的修宪多数便利了跨领域重构；波兰虽缺乏修宪多数，仍出现明显倒退，但至 2023 年保留了实现执政更替的政治竞争。欧盟法律与资金工具可以推动具体纠偏，其成效应落实到改革内容、执行情况及持续性。至于整体民主恢复，还需对司法、媒体和选举竞争分别观察。

参考文献与资料

[1] Bermeo, Nancy. 2016. 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7(1): 5–19. 原文链接

[2] Scheppele, Kim Lane. 2018. Autocratic Leg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5(2). 期刊全文：原文链接

[3] Kelemen, R. Daniel. 2020. The European Union’s Authoritarian Equilibriu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7(3): 481–499. 原文链接

[4] Government of Hungary. The Hungarian State: The Fundamental Law. 官方历史介绍，载 2011 年通过与 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日期。原文链接

[5] OSCE/ODIHR. 2022. Hungary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 2022: ODIHR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Final Report. 官方摘要与报告入口：原文链接

[6]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2017. The Functioning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Poland. 9 May, AS/MON(2017)14. 原文链接

[7]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Rule of Law: European Commission Acts to Defe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Poland. 20 December, IP/17/5367. 附件载第 7 条全文。原文链接

[8]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9. Commission v Poland, C-619/18, Judgment of 24 June 2019. 官方案情及判决说明：原文链接

[9] OSCE/ODIHR. 2023. Poland’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Were Competitive but Marked by Misuse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Public Media Bias,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Say. 页面日期 17 October，正文新闻稿日期 16 October。原文链接

[10] Fella, Stefano. 2024. Poland: 2023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New Government. UK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30 January, Research Briefing CBP-9951. 原文链接

[11]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Rule of Law in Hungary: Parliament Calls on the EU to Act. 12 September. 原文链接

[12]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 Rule of Law Conditionality Mechanism: Council Decides to Suspend €6.3 Billion Given Only Partial Remedial Action by Hungary. 12 December；相关实施决定于 15 December 通过。原文链接

[13]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Hungary’s Judicial Reform Addressed Deficiencies in Judicial Independence, but Maintains Measures on Budget Conditionality. 13 December, IP/23/6465. 原文链接

民主倒退为何在欧盟内部发生

匈牙利与波兰比较分析六分钟演讲稿

使用说明：正式讲述部分对应原 PPT 第 1 至 9 页，第 10 页为参考文献。计时包含停顿和换页，目标 5 分 45 秒至 6 分钟。时间提示、标题和后附讨论准备不朗读。研究观察截至 2023 年末。先按《03 原稿诊断与 PPT 修改清单》修正屏幕文字，避免讲述与页面冲突。

正式讲述

第 1 页 开场　0:00 至 0:15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我比较匈牙利与波兰的民主倒退，重点讨论国内制度制衡，以及欧盟约束的作用边界。

第 2 页 研究问题　0:15 至 0:45

两国都在 2004 年加入欧盟，后来却出现司法独立受损和公共媒体政治化。欧盟成员资格，显然没有自动保障制度稳定。

我的问题是，执政党如何将选举胜利转化为对监督机构的控制？两国路径为何不同，欧盟又能纠正到什么程度？观察截至 2023 年末。

我在相近的转型和入盟背景下，比较两国不同的修宪能力及制度变化。

第 3 页 理论综述　0:45 至 1:30

理论上，我采用两个概念。伯梅奥将民主倒退界定为国家主导的、对维系民主的制度的削弱，其中一种重要形式是行政权扩张。

舍佩莱的威权法制主义进一步说明，当选者可以借助修法和人事安排，削弱限制自身权力的机构。

因此，判断倒退，要看法院能否独立监督、媒体能否提供多元信息，以及反对派能否有效竞争。议会通过一项法律，也不能直接证明其符合宪法和欧盟法。

法院体现机构之间的横向问责，选举体现选民对执政者的纵向问责，两者需要联动观察。

第 4 页 分析框架　1:30 至 2:05

我的分析链条是：选举胜利带来议会控制，议会控制提供制度改造手段，监督机构受到削弱，进而改变下一次选举的竞争条件。

比较的起点，是执政党有没有修宪多数。这个差别影响它能改哪些规则。欧盟则通过诉讼、政治程序和资金条件，增加具体措施的成本。

其中的反馈机制是，政府先改变监督者，再在约束减弱的条件下巩固自身优势。

第 5 页 匈牙利　2:05 至 2:50

匈牙利的关键起点是 2010 年，执政联盟取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能够独立推动宪法变更。2011 年通过的新《基本法》，于 2012 年生效。

执政党随后持续改造法院、媒体和选举规则。这些变化相互配合，削弱了对政府的监督，也扩大了执政优势。

2022 年欧安组织的评估指出，选举仍提供不同政治选择，但缺乏公平竞争条件。这里能够观察到，正式选举与制度制衡的削弱同时存在。

第 6 页 波兰　2:50 至 3:40

波兰在 2015 年的起点不同。法律与公正党取得众议院绝对多数，却没有修宪多数，主要依靠普通立法和人事安排控制法院与公共媒体。

例如，最高法院法降低在任法官退休年龄。欧盟法院 2019 年认定相关规定违反欧盟法中的司法独立原则，说明外部法律约束能够作用于具体措施。

2023 年，波兰仍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实现了执政更替。这个结果说明，当时选举问责仍可发挥作用；后续制度修复则需要继续观察。

第 7 页 核心比较　3:40 至 4:20

两国共同点，是借助执政权改变监督机构。差异在于，匈牙利能够把改造推进到宪制层面，波兰更多依靠普通法律和机构干预。

这支持一个具体判断：修宪能力影响制度改造的范围。波兰的经验同时表明，普通立法和人事权也足以侵蚀制衡。剩余政治竞争，则影响执政党能否继续被选票更换。

第 8 页 欧盟政策与评析　4:20 至 5:25

欧盟的工具需要分别评价。第七条程序中，对严重且持续违反共同价值的认定，需要除当事国外一致同意，政治门槛很高。

资金工具能够把改革条件接到拨款上。2022 年，理事会决定暂停匈牙利约 63 亿欧元的凝聚政策预算承诺。这笔资金与复苏基金有不同的法律依据。

2023 年，欧盟委员会认可部分司法改革，允许申请报销最高约 102 亿欧元的相关支出，同时仍维持上述 63 亿欧元的暂停安排。

这组事实说明，资金条件能够推动局部改革，但局部合规与整体民主恢复，需要分别检验。评价重点应放在改革是否执行，以及竞争条件是否改善。

第 9 页 结论　5:25 至 5:55

回到研究问题：欧盟成员资格没有自动阻断执政党对监督机构的改造；修宪能力影响改造路径，剩余竞争影响选举问责；欧盟工具能够推动具体纠偏，其效果还需通过改革的执行与持续性判断。

这也是两国比较给出的主要结论。谢谢大家。

第 10 页 参考文献　5:55 至 6:00。停留在参考文献页，进入讨论，不逐条朗读。

赶时间时的压缩方法

第 3 页可删去关于法律评价的一句补充；第 5 页可删去新《基本法》的通过与生效日期；第 8 页可删去 102 亿欧元的金额，只保留部分司法改革获得认可、其他资金继续暂停的事实。三处合计约可节省 20 至 30 秒。优先保持案例比较与政策评析完整。

三至五分钟讨论准备

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国家

两国有共同的转型与入盟背景，执政党在 2010 年代都推动了司法与媒体制度变更，但掌握的修宪能力不同，适合比较制度改造的路径。这是具有相似背景的结构化比较；两个案例能够检视机制，对欧盟全部成员国的普遍因果解释还需要扩大样本。

修宪多数是否就是民主倒退的原因

本文把修宪多数作为影响制度改造手段的条件。具体后果取决于执政党如何运用权力。波兰缺乏修宪多数仍发生倒退，也说明普通立法和人事权可以削弱制衡。这个变量主要解释路径与改造范围。

波兰 2023 年更替说明民主恢复了吗

它直接说明该次选举能够实现执政更替，也说明竞争空间尚未完全封闭。司法任命、法院权威和公共媒体等问题的修复，另需考察法律安排及实际执行。因此，我将执政更替与制度恢复分开判断。

为什么没有把公民社会强弱作为主解释

抗议和社会动员当然重要，但仅列举两次大规模抗议，不足以测量两国公民社会的相对强度。更完整的解释需要观察组织网络、动员持续性、反对党协调以及向投票的转化。本次 6 分钟报告集中比较可明确观察的制度权限与竞争条件。

欧盟到底有没有作用

有作用。最高法院退休年龄案展示了司法约束，匈牙利 2023 年部分司法改革得到认可展示了资金条件下的政策反馈。现有证据支持具体措施层面的约束效果；若要判断整体民主恢复，还需继续观察法院、媒体和选举环境。

63 亿和 102 亿欧元为什么会同时出现

它们对应不同拨款条件。63 亿欧元是预算条件性机制下暂停的三个凝聚政策项目承诺；2023 年允许申请报销最高 102 亿欧元，依据的是司法独立方面的横向有利条件得到满足。后一决定没有取消前一暂停安排，复苏基金又有自身的改革里程碑。

研究为什么截至 2023 年

这一范围能够容纳两国的主要制度改造、波兰的选举更替，以及欧盟资金条件的早期反馈。我据此讨论特定历史阶段的机制。若扩展到之后的选举和司法修复，需要另设观察期，并更新相应证据。

上台前只记住的逻辑

法院如何监督政府，媒体如何影响信息，规则如何影响竞争。匈牙利用修宪权扩大改造范围，波兰用普通法律推进机构控制。欧盟可以约束具体措施，制度恢复需要进一步证据。

原稿诊断与演示文稿修改清单

核心调整

原稿已有研究问题、概念、双案例与欧盟政策的完整雏形，主要障碍在于若干事实错误、解释变量过多，以及结论超过了证据能够支持的范围。修订保留两国比较，将主线收拢到修宪能力、制衡机构改造和政治竞争条件。欧盟工具作为外部干预单独评估。

课程要求是6分钟报告加3至5分钟讨论，内容含理论综述、现实案例、政策与评析。基础稿用于理解和支撑回答，演讲稿承担现场表达；法条阶段、资金口径和方法限制主要放在讨论准备中。研究范围明确截至2023年末，全文避免用截至今天等表述概括历史材料。

原始Word和PPT保留。本文件提供可直接替换的逐页文字，现有PPT文件尚未改写。使用新演讲稿前，需要同步替换下列内容，尤其是第2、7、8页。

必须修正的事实和引用

原稿表述	问题	修订处理
欧盟管得住匈牙利，半管不住波兰	研究问题预先假定了约束效果，正文没有建立统一衡量标准	改问各工具能够推动哪些具体改革
2015年PiS只有相对多数	235/460席为众议院绝对多数	写明有普通立法多数，未达修宪多数
匈牙利2011年新宪法生效	混淆通过与生效时间	2011年通过，2012年1月1日生效
匈牙利一次到位，波兰拆成十年	匈牙利同样经历多年累积；PiS本轮执政为2015至2023年	比较改造层级和工具，不以快慢隐喻代替证据
2015年拒认前总统任命的5名法官	混淆议会选举法官与总统宣誓环节，也将不同任命争议合并	口头稿仅保留宪法法院任命与运行争议
2017年以退休年龄清洗反对派法官	未区分立法、生效和判决日期，并无证据把法官一概归为反对派	2017年通过、2018年生效，2019年欧盟法院判相关规定违法
每一步都合法	议会表决不等于合宪或符合欧盟法	改为借助立法、人事安排和机构干预
欧盟资金约占匈牙利GDP四分之一	未交代年度、资金种类和分母，无法支持两国依赖程度比较	删除比例及依赖高低排序
2014年启动第7条	2014年建立的是欧盟法治框架	波兰2017年，匈牙利2018年进入有关第7条第1款行动
第7条全部要求一致同意，被审查国可自我否决	不同款项的机构及门槛不同，被审查国不参加相关表决	区分第1款五分之四、第2款一致同意、第3款特定多数
2022年冻结75亿欧元复苏基金	混淆委员会提案金额、理事会决定金额和资金法律依据	理事会最终决定暂停约63亿欧元凝聚政策预算承诺
2023年波兰民主已经恢复	政权更替与制度修复是不同结果	写为选举问责仍可实现执政更替
Diamond命名混合政体，Mungiu-Pippidi提出两类路径	所列文献不能充分定位这些具体归属，政体类型与倒退过程也被混用	核心综述替换为Bermeo、Scheppele，并由Kelemen补充欧盟视角
不同年份的Freedom House评分直接比较斜率	缺少原始表、年份对应与跨期量表核对，观察窗口也不同	删除当前分值与斜率图，以机构变化和选举观察为证据
亨廷顿认为民主化不可逆	第三波论述也讨论逆潮，这一概括不准确	删除不可逆叙事，不以未经核实的原话收尾

出处按基础稿参考文献编号核查。63亿欧元见[12][13]，退休年龄案见[8]，第7条阶段见[7]附件及[11]。

论证如何形成闭环

主问题：欧盟成员资格为什么没有自动阻断制度制衡的弱化？

机制：执政党取得议会控制后，运用修宪权或普通立法与人事权改变监督机构；监督能力和公共信息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后续竞争。欧盟的程序与资金工具针对部分环节形成外部约束。

待说明的判断	对应证据	可得出的结论
修宪能力影响改造范围	匈牙利2010年修宪多数与后续宪制重构；波兰2015年无修宪多数而依靠普通法律	制度权限影响可用工具和改造层级
制衡削弱影响竞争环境	两国司法与媒体变化；2022年匈牙利、2023年波兰选举观察	选举持续存在，可以与不平等竞争条件并行
选举问责尚可发挥作用	波兰2023年选后实现执政更替	当时政治竞争仍能产生更替；制度修复另作观察
欧盟工具产生具体反馈	波兰最高法院案；匈牙利2023年司法改革与分项资金决定	法律和资金约束可以推动局部纠偏

基础稿保留研究边界，口头稿用事实直接推进。对可能的反驳，讨论时说明变量承担的解释任务即可，避免反复声明本文无法证明什么，也避免为增强气势而使用唯一、必然、完全失效等词。

十页PPT文字替换稿

以下按原10页顺序组织。每页只展示核心文字，细节由演讲补充。各页来源可放页脚或备注，编号与基础稿一致。

第1页　标题

民主倒退为何在欧盟内部发生

匈牙利与波兰的比较分析

国内制度制衡与欧盟约束

研究时段　2010至2023年

汇报人和课程信息保留。

第2页　研究问题与案例选择

标题：入盟之后的制度制衡

共同背景：1989年后转型，2004年入盟，2010年代出现司法与媒体制度变更。

研究问题：执政党如何将选举胜利转化为对监督机构的控制？
两国路径为何不同？
欧盟约束作用于哪些环节？

比较方法：相似背景下的结构化比较，围绕议会权力、改造手段、竞争环境和外部反馈展开。

删除当前评分图、下降分值和欧盟管得住谁的表述。

第3页 理论综述

标题：民主倒退与行政权扩张

Bermeo 2016：国家主导地削弱维系民主的制度；行政权扩张是重要形式。

Scheppele 2018：当选者借助法律与制度改造，削弱限制自身权力的安排。

观察维度：司法独立、媒体多元、政治竞争。

横向问责：机构之间的监督。纵向问责：选民通过选举约束执政者。

来源[1][2]。删除民主关门四步的必然顺序、未经核实的概念归属和政体分类分值。

第4页 分析框架

标题：议会权力如何改变竞争条件

选举胜利 → 议会控制 → 制衡机构改造 → 竞争条件变化

比较起点：是否掌握修宪多数。

中间机制：法院监督、媒体信息与选举规则之间的联系。

外部干预：欧盟诉讼、政治程序与资金条件。

保留原有流程版式即可。删除转型阵痛必然通向民粹授权、再通向倒退的单线因果图。

第5页 匈牙利

标题：修宪多数与跨领域制度重构

2010年：执政联盟取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

2011至2012年：新《基本法》通过并生效。

持续变化：法院、媒体和选举规则相互配合，扩大执政优势。

2022年：欧安组织指出，选举提供不同选择，但缺乏公平竞争条件。

来源[2][4][5]。删除一次到位、全部合法、未经核实的央行细节及大字号评分。

第6页 波兰

标题：普通立法与机构控制

2015年：PiS取得235/460席，拥有绝对多数，未达修宪多数。

主要手段：普通立法、人事任命及机构运行干预。

2019年：欧盟法院认定最高法院退休年龄规定违反欧盟法。

2023年：竞争环境存在执政优势，选举仍实现执政更替。

来源[6][7][8][9][10]。删除五名法官均遭违法撤换、法官均为反对派，以及抗议直接阻断倒退的简化因果判断。

第7页 比较矩阵

标题：改造手段与剩余政治竞争

维度	匈牙利	波兰
关键起点	修宪多数	普通立法绝对多数
主要手段	宪制重构加立法、人事安排	普通立法加人事、机构干预
竞争观察	2022年缺乏公平竞争条件	2023年仍能实现执政更替

页底判断：修宪能力影响制度改造范围；剩余竞争影响选举问责。

来源[2][5][6][9][10]。删除资金占GDP比例、公民社会强弱排名、断崖和台阶等分类。

第8页 欧盟工具与政策评析

标题：具体纠偏与制度恢复

第7条：严重且持续违反的认定须一致同意，政治门槛高。

司法工具：波兰最高法院退休年龄案，约束具体法律措施。

资金条件：2022年暂停约63亿欧元预算承诺；2023年认可部分司法改革，其他暂停措施继续维持。

评析：局部合规与整体民主恢复分别检验，持续观察执行和竞争条件。

来源[7][8][12][13]。若页面空间有限，102亿欧元只在讲述中解释。删除从规范感召到财政杠杆的替代性叙事，以及第7条全程一致同意等表述。

第9页 结论

标题：国内制衡与外部约束

成员资格：入盟审查不能自动保证此后的制度制衡。

国内机制：修宪能力影响改造路径，剩余竞争影响选举问责。

欧盟作用：法律和资金工具可以推动具体纠偏，整体恢复需进一步观察。

结尾停在结论。删除未在正文检验的难民、对俄筹码和规范让位于利益交换等新判断。

第10页　参考文献

优先展示Bermeo 2016、Scheppele 2018、Kelemen 2020、两国OSCE/ODIHR选举观察、欧盟法院C-619/18案及欧盟2022至2023年资金决定。完整信息见基础稿。

删除没有承担具体论证作用的文献。演讲结束后停留本页，不逐项朗读。

排练顺序

先通读基础稿的第二、五、六、七部分，掌握概念、比较和政策结论；再完整计时朗读演讲稿。若超过6分钟，按演讲稿列出的三处删减，不靠加快所有段落弥补。最后对照第2、7、8页检查屏幕，确保没有残留相对多数、GDP四分之一和75亿欧元复苏基金等旧表述。